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于世第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四

士之孝

事長順

易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臣按疏官爲執掌之職官有渝變未離於隨是改調而未遷擢也然而官長則非其舊矣故戒以從正則吉隨之爲義雖主順從然甚患其有私暱也

不立異也不茍同也事長之道得而公家之事亦蔑有不濟矣故曰有功

六三隨有求得利居貞

臣按四大臣當任而三係之係之為隨嬖近邪媚之術有求必得殆於上下相比居貞為利明不以詭為順也

書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臣按自官長以至於旅下士轉相副貳而以亞旅

二字括之王臣止於旅矣旅以理衆事為義周禮於其長則云帥其屬於其屬有不順其長者予蒙上庶常吉士是此之旅下士亦吉士也雖下士亦各以其官長之號貫之有事之之道也故吳氏謂立政一書戒成王以任賢用才而其旨意則又在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任自擇其屬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詩大雅卷阿篇名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於天子

八章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臣按此詩以鳳凰飛而來衆鳥喻得大賢而致羣士大賢所在羣士慕而從之故濟濟然衆多也在位之君子既大賢矣又率化羣士羣士維其所命使上以奉職盡力以愛其君下以清静安養以愛其民此羣士之維其命使者順也此詩言媚天子媚庶人而罔命戒其側媚者愛君愛民是媚之正

媚其官長因是以諂佞其君故為側也

周禮天官冢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鄭康成注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

賈公彥疏曰此經陳官有尊卑多少轉相副貳之事也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

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旅也

大宰之職陳其般

鄭康成注曰般衆也謂衆士也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

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臣按五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冬官雖亡從可推也異者惟夏官上士為輿司馬中士為行司馬秋官上士為鄉士以八人分主六鄉之獄而已冢宰總衆職居一書之首故鄭氏孔氏於此發明轉相副貳尊卑多少勞逸之義以例其餘夫轉相副貳則亦遞相長也非獨

卿大夫為士之長而已倍八人者即以八人為長倍十六人者即以十六人為長總以人數多少殊尊卑異勞逸也尊卑殊而勞逸異而順在其中矣此謂施法於官府而陳其般也其諸侯之國各立三卿三卿下各立五大夫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此則施典於邦國而陳其般也其王之公卿六命賜官及王之子弟食釆邑者皆得立兩卿五大夫其下亦有二十七士此則施則於都鄙而陳其

般也邦國建牧都鄙建長雖各自置其臣以大一統尊天王之義臨之亦不過轉相副貳則遞相長而已其三百六十之屬冬官不可考治官惟大府下大夫司會中大夫內宰下大夫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內司服縫人奄及女奚也閽人刑人墨者使守門也寺人奄人也內豎未冠之童豎也九嬪世婦女御婦官也女祝女史女奴也內小臣則奄而士者也其餘則皆士也教官則鄉

老公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自胥師至司稽皆司市之所辟除也舂人饎人槀人奄女奚也其餘皆士也禮官惟冢人下大夫墓大夫下大夫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卜下大夫大祝下大夫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下大夫巾車下大夫其大師則瞽而賢智者為大夫也守祧奄女奚也世婦之官卿大夫士與女府女史奚同居並奄人也

內宗外宗內外女之有爵者也其餘皆士也政官射人下大夫司士下大夫諸子下大夫虎賁氏下大夫大僕下大夫司甲下大夫司弓矢下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校人中大夫職方氏中大夫下大夫家司馬家臣其餘皆士也刑官大行人中大夫小行人下大夫及罪隸以下五者之隸各百有二十人其餘則皆士也凡官首皆長也故士以大夫為

長士亦以士為長而其間有一官而為衆官之長者有一官各自為長者故曰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或從其長或得專達以有六官為之大長也其六屬之中人立之長者宫正宫中官之長膳夫食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醫師衆醫之長酒正酒官之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司會計官之長内宰宫中官之長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内司服主宫中裁縫官之長此治官六十之

以長稱者也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師氏者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司市市官之長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此教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大卜卜筮官之長大祝祝官之長司筮筮官之長大史史官之長巾車車官之長此禮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僕以下至御僕別職同官而大僕為其長司甲者兵戈盾官之長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大馭馭之最尊羣

僕之長校人馬官之長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此政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敘官鄭注獨刑官六十屬無以長稱者而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四官者别職同官而其府史胥徒則大行人亦其長凡言長者必叙所長之衆官于其後而其各自為長者亦以其職事先後連類叙之夫以大宰統攝衆職則為三百六十屬之長退師其屬則六卿各自為六十屬之長此其大都也而六十屬之中有羣

官之長其各為一官者雖不立長而當官行事各有主守是亦長也以至於居則比有比長隣有隣長行師則伍有伍長長之為道極於大宰而窮于隣比伍兩通於一人之身夫至於五家而下則一家之中人自有其兄長也已故有長乎長者而未有莫為之長者也經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得經之說而推之周禮之敘官也亦所以昭其順也

地官司徒師氏三行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臣按師亦長也長亦長也國子皆當仕者也其始仕皆士也既曰友行以尊賢良而又曰順行以事師長者尊賢良是進德脩業之事事師長是居官任職之事也

儀禮士相見禮第三

鄭康成注曰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取其耿介夏用腒備腐臭左頭頭陽也奉

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所紹介之姓名以命稱述主人之意命某見

賈公彥疏曰謂新升為士者欲見舊為士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

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

吾子稱贄敢辭贄

鄭康成注曰辭其贄為其大崇也

賔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鄭康成注曰見於尊敬而無贄嫌大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賔對曰某也不依於

贄不敢見固以請

鄭康成注曰言依於贄謙自卑也

臣按士與士職位不殊然新升爲士與舊爲士者則亦有長之道存焉猶今之同官而有前後輩之別也故必須紹介以通姓名又必執贄以將其厚意是故凡畀於尊曰見今士與士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所以致其順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鄭康成注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

其贄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

送再拜尊賓

凡侍坐於君子卿大夫及國中賢者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臣按此士見於大夫之禮又侍坐於卿大夫之法亦事長順之一端也葢有卿大夫而致仕居鄉者又有有大德行而不仕者鄉射禮所謂鄉先生君子者也士之事之一視其在事卿大夫達尊故也

聘禮篇名習享士執庭實

鄭康成注曰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士爲紹擯繼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士介訝受焉

禮請受賓辭

鄭康成注曰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

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

上介特面

鄭康成注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對覿君時衆介從而入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别也上賔則衆介皆從之

衆介北面蹌焉

賈公彦疏曰此謂賔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

臣按士卑惟得作介從卿大夫出向他國其每事

諮秉且有成命至於周旋揖讓之際聘禮所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士之所以自謙退者非直為儀而已又非直循分而已凡官長於其屬自以職事相承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介介於其賓為時雖暫而亦自以職事相承也敢不順哉

春秋左傳其士競於教

臣按此楚子囊之稱晉悼公者也職勞競力以奉卿大夫之命順也卿讓於善大夫大夫不失守此為賢

卿大夫矣宜順其教者也其後三駕而楚不敢與之爭非直卿大夫之力而士之用命者然也

漢兒寛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寛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寛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

湯大驚召寛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向學以寛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寛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臣按兒寛之未擢為中大夫也葢久矣夫以廷尉御史府之掾屬事張湯也湯未知寛則視畜數年

而未嘗懴於湯之不署已及武帝既善寛奏湯由是向學遂舉用寛推賢揚善之美宜歸於湯而寛之在府得順長之義矣

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

臣按禹後官至御史大夫其為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其言雖未盡行於時如令民七歲乃出口賦及罷上林宫館希御幸者

減省建章甘泉及諸侯王廟衛卒多見施用卓然為漢名臣者也乃其為令一免冠謝遂以去官豈其好陵其上哉葢云以職事見責則必有不得於府官者矣為令而不能得於其府官也雖欲勉思職事將安得乎欲委蛇以善事上官又不可也則惟有去而後可故事長之道順固順也不茍同亦順也在不失已而已矣

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

子經吏為除舍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

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

臣按孫寶之不詘於授教而詘於為簿葢以義為去就者也忠官長也寶其屬也署之簿則斯簿矣能無順乎欲令授經而不知有來學無往教寧自劾去耳此與越石父請絶晏子同意

吳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

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諂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
辟之署爲西曹甚相愛敬上疏薦良顯宗以爲議郎
郅惲建武三年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
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
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
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

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則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儁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音從咎繇之後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

曰司正舉餙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餙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餙哉歛意少觧曰實歛罪也敬奉餙

臣按吳良之諫太守勿舉觴郅惲之舉觴屬太守此皆以逆為順者也夫阿意詭隨以事其長上非

所望於士君子也則良惲之敬其長也莫大焉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惲之誓衆而諫俊者知用師

哉知用師哉

劉茂建武二年為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

殺長史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

其暮俱奔盂縣盂縣在并州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

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

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

髮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臣按茂義士也茂傳附載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嚴授死戰主簿衛福以身蔽顯并見殺及太原小吏所（所姓也前漢有所忠）輔向賊叩頭求哀願以身代縣令賊以矛刺輔貫心洞背死二事蓋孫福以其屬吏而生衛福所輔為其官長而死其節俱為可尚也

又有彭修者守吳令與太守俱出討賊以身障扞
太守為流矢所中死自有傳
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
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
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
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
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

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奉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臣按叔度西迎父喪却故吏之資送見愛親卷中能守經也變姓名代獄卒周旋府主患難之際能行權也范史曰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豈知夫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公羊傳之言不能無弊乎觀叔度之固辭資送可以必其不負太守鄧融矣經所以言移孝移敬也

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行春豈可越儀私交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劒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

臣按竇憲勢去禍萌而太守之見微之識此周章所以絶鞅而諫也經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

不失其家太守有其一矣所以幸免於罪也章智

且勇以成其順不亦善乎

鍾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

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舉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臣按酒禮之受亭長細過太守輒欲案考未為知治也意封還符記引春秋先內後外之義誠以正人必先責己苛察有傷大體也送徒河內移縣製衣仁人用心得蒙嘉嘆雖舉者與有榮焉郡守司徒亦何幸而有是屬也夫使奉記考案但事推驗無所建白承詔送徒惟加督促漫無隱恤此於公

事固已無誤也而為之長者安賴有若屬乎故君子之所謂順者敬也非從之者也

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名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待以殊禮敞論議髙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大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不可不察由安懼紀反其然不敢答竇氏專政外

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由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恤窮孤由不能用時齊煬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時章帝崩）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音的）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司徒司空也敞在大尉府）以

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上蹤姦慝莫以為咎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盜賊之曹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也

臣按何敞奏記由安抗言災異深惟職典推求姦慝其為公府掾屬既以正直有聞及其冠法冠立柱下彈射糾察甘心彊詖益以其所以事夫長者事其君也

朱穆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

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地埶親重望有心扶持王室因推災異以勸戒冀

臣按穆勸冀親忠正絕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人主置師傅侍講與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真儒者之言矣其後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

釁積招禍復奏記諫冀不納而縱放日滋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范氏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絶交之論臣觀其奏記切直至於再三庶幾夫上交不諂者也蔡邕以穆為貞而孤也不其然乎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寵舊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髙其能轉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臣按明習家業不忝祖矣其所平決厭服衆心又為科條比類以防因緣其仁恕亦大似咸也其後

歷二郡三卿卒為司空于公高門於兹益信矣寵之勤心物務其視諸掾屬之尚交遊不視事者為官長者將奚擇焉可謂順也已矣

王渙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臣按渙盡職於所事而陳寵風聲大行寵歸美其

下而渙名由此顯其上下之間相與有成應經義矣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頴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

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始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嘗傳考謂捕逮而考之也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筈掠無算五毒

畢加禪神意自若詞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橋元梁國睢陽人也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其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

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

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陽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掌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髙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

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倫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縣名）傳舍倫與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太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朱儁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

以儁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好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臣按此數人者皆過乎中庸者也雖陳仲弓之以德報怨為君引慝此亦有意立名者乎後世為官長之視其屬其恩禮既已薄矣其屬吏之視官長也路人焉已或官長且如束濕薪也則寇仇焉已

之數者之高義又曷可少哉

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湛病卒官彤送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闔西咸稱傳之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

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宜申究毒奈何誣枉忠良彊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

臣按彤就二子之節亦李恂陳禪數子之儔也范史引孔子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之語以為獨行篇

發端有以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士之孝

事長順

魏王脩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豪彊

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

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

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守膠東

令融每有難脩雖歸休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袁紹又辟脩爲即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左右手也譬如人將闘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覩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臣按魏武之破南皮也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徙奉常羔脩官至九卿矣嚴才反脩聞變徒步

赴宫門相國繇謂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
曰食其禄焉避其難斯其竭誠盡力於主簿功曹
從事别駕之時所執之義然也使袁譚能聽脩諫
親睦兄弟以禦四方者安在其速亡哉脩之純孝
足以感動里閭見愛親卷中而忠言至計不能弭袁氏
骨肉之隙君子謂譚尚殆非人也

邴原朱虚人少以操尚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
時太祖愛子蒼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

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原守典訓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原金玉其行為郡所召署功曹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眾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

恩愛未有在其前者也而今欲殺之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

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

臣按君子哉原也其欲止融之妄殺則陳說詩易論語之義正色抗言其拒魏祖蒼舒合葬之非禮則以守訓典而不易自處其篤於經術遠過鄭康成之博物洽聞矣其高遠清白頤志澹泊似不復為世用也不然以根矩之名德安得不公輔哉臣願事長者以根矩之拒曹公抗北海為法也

邢顒河間人太祖辟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

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寧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近習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

小

臣按邢顒見太祖法令嚴明足平禍亂歸誠委質屬有先覺其為故將喪棄官一節太祖之深嘉而亟予之者也家丞之選下令稱其法度淵深以是故矣守正不阿無愧秋實庶子能諫又豈春華哉

順長之義邢劉同貫矣

高堂隆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

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臣按習鑿齒稱高堂隆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本傳評其志存匡君因變陳戒此隆明帝以後致位卿大夫愛君憂國之懇誠也督郵於太守名君臣實長屬惡無禮於其長而按劒叱責毋乃爲已甚哉方之以對弟名兄有

不拂然起者非恭弟也隆可謂以敬兄之道敬官長矣

蜀杜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丞相領益州牧好簡舊徳以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自乞老病求歸丞相又與書答曰曹丕簒弑自立為帝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以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君但當以徳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乎

其敬微如此

臣按杜微劉璋故吏閉門不出意葢有在也不然以諸葛丞相之尊賢下士尚不足與相助爲理乎以疾去官不與於難固辭主簿亦一致之節也志評其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伯夷四皓之槩知微哉

吳虞翻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朗不能

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門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行矣

臣按翻周旋王朗於患難之間不敢顧其私朗遣乃還長屬之誼為已盡也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翻事孫氏多所匡諫卒以抗直不容雖在徙棄心不亡國要其順長之

節著於事朗臣故獨有取焉

陸績吳郡人也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語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懐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

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

臣按裴注謝承書云績父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

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屍
送喪還頴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
稱治康之惇禮故君送喪持服於順長之義無愧
焉績名父之子為掾以直道見憚鬱林作守屬有
兵事用違其器不復永年斯其自謂遭命之不幸
抑亦直道難容也雖然績可謂善學康者也
晉韋忠辭張華之辟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
頠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耶

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義士也舍之

臣按韋忠之不應司空之辟恐餘波之見及其愛身者亦至哉功曹之仕由於迫耳然而長屬之分既定則以身捍蔽太守又何不愛其死也忠篤孝之士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其後卒爲劉聰討叛羌矢盡不屈節死晉史在忠義傳臣獨取其冒刃

救楚之事以為功曹之能事太守云

唐李栖筠初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時栖筠為安西節度行軍司馬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日出呂諲崔器

上

臣按栖筠以抗元載不及相新書贊為骨鯁忠臣

其少則莊重寡言不妄交遊以王佐才見稱於其族人華士亦多向慕之李峴以太守而與主簿敦布衣之契其器重栖筠亦已至矣及栖筠為侍御而峴又為長官用是悉心相助成峴愛恕之譽豈不順哉

韓愈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臣按愈在貞元元和之際進諫陳謀內懷至忠攘斥釋老矯拂媮末為文章引聖籍明道統其事君之大節不以困踣而回易所守此非獨宣武武寧二幕府可盡者也臣獨錄此二府之事以入事長順條者士固未有始即為貴仕者長屬之義所不可辭苟行不早立事無成識其後舉無足觀古者四十而仕五十始為大夫正以是也文公集有董公行狀蓋逆知夫人心易動軍旅多虞故董公之

薨三日斂既斂而行行之四日汴州亂使董公之
喪先事而出者亦必公之畫策也集又有上張僕
射兩書其一為不能隨行逐隊晨入夜出其一諫
僕射擊毬者也史所謂鯁言無忌殆謂此類

馮宿貞元中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
子愔為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
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
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欵

隔絕外則彊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愔罪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

臣按宿投書武俊保全張愔其所以報建封者不為不厚矣知其不足與共事而去從他府非其私暱固可以見幾而作也

宋畢仲衍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

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里閭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倚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令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勅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

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仲游與仲衍同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啟鐍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飾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贏糧者至其所入自斛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

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嘆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臣按仲游仲衍文簡公士安之曾孫也真宗常稱士安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士安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君子哉宜其後人之賢也二子之材識足以取濟于臨事為長官所倚賴可不謂之順乎於是乎繩其武而復其始其功名可勝道哉葢其後漸通顯矣猶未竟其用云

薛奎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民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臣按奎在隰州則緩州民之寃獄而使州無失入

在鹽州則請縱還轉餉之民回轉運之聽蓋其中心之懰慄巽以出之而非執已見以格人操褊心以陵物也其見信從於長上宜矣

王疇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夫而為閹人指使疇實恥之

臣按史論王疇介特數建忠謀當仁宗時先後與

政僅能寡過保有祿位者視疇遠不逮也觀其辭於中書不欲為閹人指使者異而直矣古之士非徒擇君抑且擇長為其分已定則事之之道無復可避就也

孫甫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軍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

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譏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歴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

臣按甫馳驛言路以文學方正爲宋名臣觀其在杜衍幕府不失已不援上衍稱爲益友其長屬相成之義不亦善乎

陳襄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

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毁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諭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慼志何名知已益教誨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閣校理

臣按史言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在河陽適富弼為守誠哉知已讒言之興不塞自白長屬之相須得此為鮮矣錢顗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為治屬吏

奔走聽命顓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

臣按顓之當官而行爭其不可殆可謂之順也彼奔走聽命者於是乎有愧矣

鄭俠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

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
任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
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
但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
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為檢討
吏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
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
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

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臣按史論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蓋其忤安石復忤惠卿幾至于死而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人皆知俠之忠矣而其始之感知已欲盡其區區之心數以書言又因東美論列所以盡心於安石者意誠厚哉知其必

不可諫而後乃繪圖入告也相君負監門監門不負相君矣蓋熈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俱以縣令抗部使者不奉新法坐廢黜亦士之不為畏威懷祿者也

蘇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賦税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蠧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凡民有

忿爭頌喻以鄉里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覩頌設施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頌字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

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

臣按頌德量勝人相業著于元祐方其為小官則見器重於監司留守故相期之以公輔也夫惟所設施者足以致此耳不然而善事上官依阿先達有識者方鄙棄之又焉得為順也

馬黙知須城縣縣為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黙趨府取而杖之容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黙亦不為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黙

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委以事治平中
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
臣按默可謂真能順長哉曰不敢為身謀所以報
也不為不知已者屈而顧肯為知已少貶其故乎
臣慮夫世之以從之者為順也於默深有取焉
陳瓘為越州判官蔡卞察其賢每加禮而瓘測知其心
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
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少須

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恠力亂神斯近恠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

任伯雨爲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嘆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哉拒不受

臣按史論稱陳瓘任伯雨剛正不撓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能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奸之罪無少畏忌瓘初爲卞屬且爲所禮卒能自遠伯雨之拒郡守不涖公庫其矯矯風節已見爲主簿時

故君子莫重乎其始進也

張九成遊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遊客耶紹興二年對策直言擢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授鎮軍僉判吏不能欺民冐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覬望宰相耶

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

臣按史論稱九成對策忠義凜然今考策中有云今闗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之樂陛下爲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還二聖之車乎亦可以爲頴封人之錫類矣臣獨取其謝權貴忤提刑二事以入於事長之條蓋守己勿失當官而行乃謂之順

順者順其理非順其勢位也

陳俊卿登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推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

臣按俊卿為同僚受過卒為藻所嘆服此長者之

事其後為普安郡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王即大位是為孝宗葢其為府僚宫僚則能順而其斥姦黨明公道以佐孝宗又非他相可及也

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臣按方以縣令而能以此言告其守使守能用其

言則方之撫字教化之德意非獨被於一邑而有
幷蒙其福者矣史論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
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夫為吏能愛民為
將能恤兵為屬吏能正己納規於上官為將相能
獎拔人才於下位固無異道也
呂午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
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躬至簿廳
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

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置獄屬午問之謂廬州有公牘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説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牘則可有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

臣按吕午自為丞簿固已風采凜然其每為長官所延薦或屈已以從午而益厚遇之張公推奉母之心以及於午之親宜邦人以為榮也其後以不容於史嵩之以中奉大夫閑居一紀卒

周惇頤字茂叔以舅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决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

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遂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
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
言之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辯分寧
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
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
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
於譖日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

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臣按惇頤得孔孟之本源為程朱之宗統其語言行事固不當僅求之吏治者也然其歴事長官不援不抗卒使悍者氣降彊者心折非盛德之所感烏能若是乎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於兹可見惇頤精義致用之學時措之皆宜而太極通書為非空言也

李之才初為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雍謫安陸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臣按邵雍之易劉義叟之歷法皆受之於之才者也大器難識安于卑位使之經世務不知其果何如其於范雍處暄涼之變乃見士節矣取之以附於順長之條使夫前日遠送之徒知有愧焉

陳師道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顔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懷金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覲延致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嘗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

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昌昧法義闇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之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鄕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

劉恕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强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氣急然諾邵守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

文峻詆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召為局僚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得失無所隱

臣按自古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臣以漢唐宋三代之士觀之葢東都之士貴於西都趙宋之士貴於李唐矣夫以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士風之所以盛衰而國勢之所以廢興存亡也西京如谷子雲樓君卿之屬俳佪于五侯之門而以得其一飲一食之賜爲榮也亦可羞矣又況莽大夫乎東都汝頴之間高處士之節與黨人之禍者比比相屬而不軌之臣憚於名義猶逡巡沒世以是相比貴

賤可知李唐中葉以後朝士朋比相傾而遊于方鎮者往往豔其金帛之贈因其厚薄往來去就攜其表薦以取科第甚者賦詩獻諛託肺腑願出死力則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於是乎四維掃地沿及五代五十餘年之間改玉更步如弈棋然士之放利茍合者遂恬不知夫事數姓之為辱也然則趙宋之士其最優乎 臣觀富韓范歐之諸鉅公濂洛關閩之諸夫子與夫後先並起之諸

君子其道德勛業文章既卓卓乎其傳諸千百世而不朽矣　臣讀文苑傳又可慨焉其士之能自守者固往往而載於是編也至於之二子者其確乎不拔之操又其特哉宋祚之所以弱而後亡者亦士大夫之禮義廉恥有以維之及其既亡而冒白刃蹈海濱死者亦夥矣此非前哲之流風餘澤使之然乎　臣故於二子之事著其本末於事長之科以見經之所謂順者在此不在彼也

元李昶以春秋中第釋褐徵事郎孟州溫縣丞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攺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為經歴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年内外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閤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樸素損騎從省宴遊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

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輩皆出其門

臣按昶後見世祖論治國用兵之要因被寵遇有所訪問知無不言世祖嘗燕處望見李秀才至輒斂容敬禮會嚴忠濟罷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葢昶雖忠於朝廷而始終周旋於嚴氏父子兄弟之間敦順長之

義者也

呂思誠為國史院檢討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閲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閲之者事遂寢

臣按人主不得觀國史記注此歴代相傳之故事院長之所當力爭者長不能爭而末僚爭之使爭而不得又將獲戾而爭之而得其美一歸於長官

此思誠之不爭之於其長而爭之於君固將以身任之而不以累其長也思誠之為景州蓨縣尹其異政不可殫述官至中書左丞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素以勁拔聞不為世所屈惟然故其順足稱也

于文傳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

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詣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救之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臣按文傳長於政事其治行往往為州縣最滋官昌國新發於硎能使長官屈服其所陳理莫之能奪此推誠待人之驗也君子亦誠而已矣

蓋苗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

決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請户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

乃已其責

臣按史稱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廣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所回撓有古遺直之風蓋其在單州事有難處皆身任其責以一判官而能得之於州得之於部使者得之於時宰其唯古之遺直乃能為天下之至順哉

以上事長順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

庶人之孝

愛親

左傳趙宣子盾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翳桑之多陰翳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晉靈公伏甲攻盾倒戟以

槃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公二年

臣按輒本晉人三年於外至是而歸矣已近其家而病不能行也食之舍半其念母豈不勤哉寘簞之賜母子俱感是以有倒戟之報也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求人可以報俠累者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嚴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當作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屠狗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眾矣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

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久之聶政母死既以葬除服聶政曰嗟乎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仗劒至韓刺殺俠累

臣按刺客至抗暴也尚知愛其母合于禮之所謂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也

鍾離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

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臣按防廣之孝賴意以全在意則為錫類在廣則至愛結心矣

晉王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竊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于橋上以鍤斸之應手而死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疫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蓆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蛇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焉卒於家

夏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

英猛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南史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

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遺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張楚母病命在屬纊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

丘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于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啜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寶此甌

王彭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

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葬畢水便自竭

許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余齊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

死號踊慟絶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遂絶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賜其母穀百斛

崔懷順父邪利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獲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淮北入魏懷順因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復甦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

孝感

王虛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病疾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以為孝感所致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孝知名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下淚為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不流忽有人以小石函授

之此療夫人病敞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時又有鮮于文宗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公孫僧遠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飱減食以養母

韓係伯事父母孝謹

孫淡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

不使知也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義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並表門閭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曰

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曾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有至行蚤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曰宗曾子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人號為滕曾子時有徐普濟者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甦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凶事

張景仁父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遇法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縣自縛乞依刑法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賈恩少有志行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

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

張昭字德明幼有至性父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惟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

王知元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詔改所居青苔

里為孝家里

剡縣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北史樊遜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楊引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

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州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

長孫慮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

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于父爲孝子于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于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

滅性之譏

吳悉達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仇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鄉里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版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于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毀瘁有過初喪有司

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墮落形體枯悴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

倉跋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
州里有司奏聞孝武詔標門閭
張昇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骨立而已髮
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荆可性質樸容止有異于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
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
而復甦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于墓側晝夜悲哭負土
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

椿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冡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焉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于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乆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祖白父藋竝有至性聞于閭里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毁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

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等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遂以毀卒邑里記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

皇甫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于墓側負土為墳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

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鵶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不受郡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性謙謹有孝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没號跳絶而復甦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田翼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

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鈕因性至孝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為累德里

劉仕儁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

取食隋文帝表其門閭

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毁瘁鬢鬚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郡縣大獵有一兎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嚴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輙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母患㾦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張志寛居父喪而毁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王少元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甫十歲問父所在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骼也少元鑱膚閲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

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程袁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猴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巳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汎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

甘露降瑩木白兎馴擾縣令刊石紀之刺史表文貞孝絶倫詔付史官

張琇父審素爲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冐戰級私庸兵明皇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汪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

罪者然後詣有司吏捕以聞張九齡等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仇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若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太宗時有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代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刳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

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
舉長為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
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
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雠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
委頓身無完膚䑛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
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

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
官后欲赦死從左拾遺陳子昂議正國典寘之以刑然
後旌閭墓後柳宗元駁之憲宗時余安常父叔皆為里
人謝全所殺安常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
抵死又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
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韓愈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殺之與赦不可
一宜定其制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

酌處有詔以悅申宪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于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許法愼甫三歲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降

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天寳中表異其閭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溺死博武自投于水節度使盧貞俾吏沈䇿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

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

及全啟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潘師正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

宋李璘晉開運末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于京師璘手刃殺友不遁去自言復父讎太祖壯而釋之

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後數年稍長大悲泣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為

神祈往見知政斫其腦殺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劉孝忠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

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

黄德與大中祥符初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涌其側

邢神留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毆里胥死神

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縣以聞特詔減死

沈正父端拱初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慴述其故正即號呼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陳倔五世同居事母至孝

郭琮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絶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母

無疾而終琮哀號幾滅性

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尚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

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残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

尚幼從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刃伺志元于道刺之不得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龎天祐江陵人父疾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成墳結廬其側晝夜號泣不絶聲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于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

代及諸族父母葉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李孝子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産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家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

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

支漸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毁瘠甚白蛇貍兎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捘責號慟而歸孝養盡至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卧為墳廣百尺

趙伯深父子佪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時詩以美其孝

李籍吉水人與弟衡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未幾廬所産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揚芾者亦同縣人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愈年

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頭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王珠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枝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

雙竹靈芝之祥

金世宗時有伊喇余里也者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于是亦更宿

焉三歳如一上因獵過而問之賜錢五百萬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爲孝子之勸

陳顔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顔間關渡河往省其母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誺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顔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政治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哀鳴翔集丘木間廬于墓側者三年

元王閏父素多眥既老晝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須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父常卧疾夜燃常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閭閻閭驚起馳救烟燄蔽寢閏突入解衣蒙父抱而出

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

郭道卿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兄弟爭請代死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嘗病疝危甚子廷焯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

郭古爾古父寧為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古爾古年

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聞命旌之

孔全居父成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張子夔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

陳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六十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龎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嘆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炙以獻母悅病痊

陳韶孫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托爾楚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寛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托爾楚驚異以餞賞之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百户府以聞命還鄉里仍旌異之

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珠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

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踪跡得母于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于睢州蒙古軍約尼家弟于邯鄲連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

趙一德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德拜請于其主鄭阿爾斯蘭

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爾斯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爾斯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爾斯蘭以寃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

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難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故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疾風勁草于汝見之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怳惚語我

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郭全幼喪母哀慼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

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尹莘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于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

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昡伎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娱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張恭以兵部符璽膺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壟理先塋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歷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劒不去母驚悸而殁恭居喪

盡禮人稱孝焉
王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毁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
黄贇父居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没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號哭謂人

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沒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濵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齎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殮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劉琦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

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輙歔欷泣下及冠請于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沒又三年而母沒終喪猶蔬食

陸思孝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旣

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哀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袞之行懲感而悔皆迎養焉

曾德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攜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

靳禹兄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沒

昺與凡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昺伏柩上
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没後得王氏柩
于三里外得昺屍于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史彦斌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
多壞彦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鄆州沙河
店史彦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
水所漂彦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
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

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取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魏敬益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居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閧皆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之有司有司以聞丞

相賀太平曰世乃有斯人哉

臣按敬益憫村民之有親無以養而折劵以歸其業眞可謂類封人之錫類也賢矣哉

湯霖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吾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于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王克己父伯通殁克己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貊高縱兵

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事其繼母杜氏沙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

免于難

以上庶人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